

## 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原序

論曰：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栗。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齋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遊魂。哀呼！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殉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

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

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終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

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 宋刻《傷寒論》序

夫《傷寒論》，蓋祖述大聖人之意，諸家莫其倫擬。故晉·皇甫謐序《甲乙針經》云：「伊尹以元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漢·張仲景論廣《湯液》為數十卷，用之多驗。近世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遺論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得不謂祖述大聖人之意乎？

張仲景，《漢書》無傳，見《名醫錄》。云：「南陽人，名機，仲景乃其字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始受術於同郡張伯祖。時人言：識用精微過其師。」所著論，其言精而奧，其法簡而詳，非淺聞寡見者所能及。自仲景于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其間如葛洪、陶弘景、胡洽、徐之才、孫思邈輩，非不才也。但各自名家，而不能修明之。開寶中，節度使高繼沖曾編錄進上。其文理舛錯，未嘗考正。歷代雖藏之書府，亦闕與讐校。是使治病之流，舉天下無或知者。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臣奇績被其選。以為百病之急，無急於傷寒。

今先校定張仲景《傷寒論》十卷，總二十二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複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今請頒行。

太子右贊善大夫 臣	高保衡
尚書屯田員外郎 臣	孫 奇
尚書司封郎中秘閣校理 臣	林 億 等謹上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 宋刻《校正金匱玉函經》疏

《金匱玉函經》與《傷寒論》同體而別名，欲人互相檢閱，而為表裏，以防後世之亡逸。其濟人之心，不已深乎？細考前後，乃王叔和撰次之書。張仲景有《金匱錄》，故以《金匱玉函》名，取寶而藏之之義也。王叔和，西晉人，為太醫令，雖博好經方，其學專于仲景，是以獨出於諸家之右。仲景之書，及今八百餘年，不墜于地，皆其力也。但此《經》自晉以來，傳之既久，方證訛謬，辨論不倫，歷代名醫雖學之，皆不得仿佛。惟孫思邈粗曉其旨，亦不能修正之，況其下者乎？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臣等先校定《傷寒論》，次校成此《經》。其文理或有與《傷寒論》不同者，然其意義皆通。聖賢之法不敢臆斷，故並兩存之。凡八卷，依次舊目，總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恭惟主上大明撫運，視民如傷，廣頒其書，為天下生生之具，直欲躋斯民於壽域者矣。

治平三年正月十八日

太子右贊善大夫 臣	高保衡
尚書屯田員外郎 臣	孫 奇
尚書司封郎中秘閣校理 臣	林 億 等謹上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 自序

先師劉渡舟<sup>1</sup>曾語於吾曰：「讀《傷寒論》若不得其要，則會讀成傷心論。」可見《傷寒論》之難讀。而其所以難讀者，則在於讀書者只見其木而不見其林。所謂「林」者，一部《傷寒論》所論述傷寒病相關之病證方藥的方方面面。所謂「木」者，《傷寒論》中各獨立之條文及相關之方藥。讀書者若只從某一條文中以求方藥之用，則永不能得仲景著書時「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之心。

仲景著《傷寒雜病論》，其用心全在於「見病知源」四字。疾病是一個有規律的、複雜的動態過程。而所謂「思過半矣」，乃指只有從疾病動態過程來認識其完整的發生、發展、變化過程，才能抓住治療疾病之關鍵。《傷寒論》乃王叔和專門從《傷寒雜病論》中分化出來而論傷寒病之書，「全是性命之書，其所關係大矣」<sup>2</sup>，成無己謂「古今治傷寒者，未有能出其外者也」<sup>3</sup>。無奈自方有執始，以為仲景《傷寒論》經叔和之手，已非原書之貌，故欲「正叔和故方位而條還之」而作《傷寒論條辨》。自此之後，為《傷寒論》作註者，各以為是，將《傷寒論》條文以己意而重編，甚至將有些條文，或存或去，全在一己之念，則仲景所論之傷寒病，不能盡顯，而仲景著《傷寒論》之心，亦盡遭扭曲。故王安道有「自仲景以來，發明其書者，不可以數計。然其所以立法之意，竟未聞有表章而示人者」之嘆。

《傷寒論》之偉大，不僅在於將傷寒病之疾病過程和治療體系完整地展現出來，更在於其通過對傷寒病之辨證與治療，而將中醫辨證論治之法完整

---

1 劉渡舟(1917-2001)，中醫學家。著力於《傷寒論》的研究。強調六經的實質是經絡，重視六經病提綱證的作用，提出《傷寒論》398條條文之間的組織排列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臨床辨證善抓主證，並擅長用經方治病。

2 〔日〕丹波元胤：《中國醫籍考》。

3 〔宋〕成無己：《註解傷寒論》引《醫林列傳》。

無遺地展現出來。能讀懂《傷寒論》，則不僅可以掌握傷寒病治療之法，更重要的是能由此而真正領會到辨證論治之法對於中醫臨床治療疾病所具有的重要價值。叔和「搜採仲景舊論，錄其證候，診脈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也」，其用心止於「對病」，已成千古之功臣，故林億等謂「自仲景于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葉天士著《溫熱論》，其間並無半句《傷寒論》之文，然「辨營衛氣血雖與傷寒同，若論治法則，與傷寒大異也」一句，卻已將仲景辨證論治之法盡顯於溫病治療之中，亦是古今最善讀《傷寒論》者。王叔和之功，在於不改仲景書之舊，而使其書「不墜於地」。葉天士之能，則在於將仲景針對傷寒病三陽三陰之辨證論治體系發揚光大而創立了針對溫病衛氣營血之辨證論治體系。

自跟隨吾師修讀《傷寒論》以來，已近四十年，各家名著亦有所覽閱。期間一直在教學前綫教授該課程，臨床之際亦從未間斷過用仲景之方以治病。有感於諸家之論述或有所得，而不能盡顯仲景之術；亦有感於院校之教學從教材、學時、師資等各方面難以使學生明曉仲景之心；更有感於當今中醫臨床因未能明辨證論治而療效之普遍下降。不能讀懂《傷寒論》，則「辨證論治」四字只能成為醫者之口頭語而不能真正成為中醫臨床之準則。參閱古今醫家之註，固然是讀《傷寒論》之重要途徑。但諸家擅移，甚至擅改仲景之文。若讀者不明仲景「見病知源」之意，則於一方一證之間，紛呈互異，愈讀愈晦，是有書不若無書。

《傷寒論》所論之病，即傷寒病。仲景以三陽三陰之法而將傷寒病之發生、發展、變化盡情展現，則傷寒病之治療無所遺漏，是故「古今治傷寒者，未有能出其外者也」。讀《傷寒論》，須沿三陽三陰病之序來理解仲景是如何認識及治療傷寒病，將《傷寒論》作一完整之書來讀。循仲景之文而思仲景所以作此文之意，前後相貫，才有可能得其辨證論治之真諦。若能通過讀《傷寒論》而得辨證論治之法，則不獨可以用其方以治傷寒病，更能用其法以治百病。一部《傷寒論》，曲盡臨床治病之能事，「辨證論治」四字，不過是今人對仲景臨床看病、治病思想之高度概括。若能從《傷寒論》中讀出仲景看病、治病之意，則無需費盡筆墨爭議何為「辨證論治」。本書之名

為《見病知源：解讀〈傷寒論〉》，用意正在於此。古往今來，為《傷寒論》作註者何啻千萬。讀者若能得有心者垂意於此，必能從中窺見吾心。若只欲求一方一證之速解，則恐難有所得。知我罪我，一任世人裁定。

姜元安

2021年11月18日於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